

李占标

缙 旦 李龙成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李占标

缙 旦 李龙成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占标/缙旦 李龙城著-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5
(神州作家文库, 第6集)

ISBN 7-5034-1423-5

I. 李… II. 缙… III. 文学-小说-中国-现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字核字 (2014) 095057 号



责任编辑: 王建勋

装帧设计: 奚翠莲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江苏新沂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X1230mm 1/32

印 张: 12.375 字数: 33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总 定 价: 350.00 元 (本册定价 6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作者 (电话 15538551153) 调换

目 录

前 言		猴旦 (1)
第一回	李圈郎少林学艺 营防口力斗疯牛	 (3)
第二回	承父业圈郎卖艺 救难生三徒亮师	 (15)
第三回	狐狸寇趁荒打劫 李大圈受聘剿伐	 (26)
第四回	好儿郎替母分忧 闯洛阳夜斗无赖	 (36)
第五回	黑石渡曹李定计 摆战场全歼蝥贼	 (47)
第六回	为让粮二老丧命 接敕封返里受惊	 (61)
第七回	搬倒牛乡土葬亲 史二婶献策说梦	 (68)
第八回	尽孝心孝子拜药 小李垛初访少林	 (80)
第九回	穷者义同舟共济 抱不平瓜田惩恶	 (94)
第十回	暴雨为媒聚鸳鸯 铁片充钱结良缘	 (107)
第十一回	富不仁钱李结冤 欺寡妇举人丢丑	 (128)
第十二回	沟塍田兄弟捉贼 偃师县乡绅败诉	 (140)
第十三回	小树林冤鬼告状 葫芦嘴李垛救生	 (156)
第十四回	黄鼠狼金店挨打 古佛洞法师传方	 (174)
第十五回	二愣子急中生智 孟县城艺中扬名	 (189)
第十六回	假孟孙歪理诈财 黄龙庙李垛托鼎	 (204)
第十七回	李垛洛阳中秀才 弟兄偃师双更名	 (221)
第十八回	史家湾占标施善 二愣子半道逐客	 (232)
第十九回	午行嵩山战顽豹 四家小寨认干亲	 (244)
第二十回	洛阳府请他献艺 老佛爷开颜赏封	 (258)

第二十一回	百冶街庙会治病	棺材沟三更遇鬼·····	(275)
第二十二回	黑松林夜半遭劫	解人困施财济贫·····	(289)
第二十三回	话洋景洛阳兴业	治洋病中州扬名·····	(300)
第二十四回	占标怪梦得以圆	继子说合有后人·····	(321)
第二十五回	蒋驱张征战洛阳	李占标治病长官·····	(329)
第二十六回	接徒弟育才荐贤	干闺女归宿洛阳·····	(341)
第二十七回	偃师赈灾救故里	暮年纳妾生亲儿·····	(347)
第二十八回	家事纷乱麻搅丝	占标故世全卷终·····	(362)
历史的真实永远留存 (后记) ·····			李龙成 (390)
重修的济世堂门面·····			(封面)
“李占标”篆刻·····			梁建国 (封四)

前言

“李占标的好膏药，大人小孩用的着。祛风除湿都能行，治疾疗患多得多。”这仅仅是对李占标所研制膏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首赞颂歌谣。

2013年夏初，经赵银坡先生介绍，使我拜识了李占标之孙龙成兄。他提及出《李占标》一书的事，我这个编著书作的痴迷者，就满口地赞同应允。李占标是位名人，我还与龙成兄同祖氏同故籍，何不支持呢？于是，经过交谈商议，由我积极操办此事，我好不踌躇地接受下来。但是，我内心有愧的是：龙成兄经过二十多年的工夫，奔波遍及十市十多县的城乡村寨，了解、寻访李占标足迹、故事，查阅了《洛阳文史资料》、《老城文史资料》、《洛阳市志》、《洛阳市老城志》、《黄河东流去》、《洛阳古今》、《洛阳医疗指南》、《中原魂》、《洛阳日报》、《历史故事报》、二十多个市县的多种有关书刊，才收集到这充实的资料，费尽了艰难困苦，精神可佳。而我只是捏合捏合就成啦，也太省心了。其后，我就天天早起，在侍候瘫痪妻中挤暇，敲键瞅屏地干了起来。龙成兄还抽空来看情况，给我鼓励。

在我有生之年能为后人、历史留下这点资料，我欣慰，我满意，我高兴。我还感谢龙成兄给我这个学习的机会，更感谢李占标先贤给了我创作的基础。

我虽然学识浅薄，文学修养较低，还是鼓足了勇气，拼出耄年力气，奋劲敲打，用半年多的时间，拿出了初稿。再经过王建勋朋友（原洛阳六三二厂党委宣传部长，资深编辑，曾为北大荒作家协会会员；参与过

多部大型图书的策划、编辑。其代表作品《由岳飞论马说学习》曾在中共中央党校报、河南日报等报刊发表，并受到中宣部嘉奖。并著有《诗咏初中史地六百篇》等书，颇受广大初中师生欢迎）的审稿、修改、指正，终成此效，得以付梓。其内，仍然还会有不足之处，希望大家、读者和李占标之家族、亲友的后裔们，给以指导，批评，或提出修改意见，使再版更加完善。

侯旦

于不成斋书屋 2014.4.28.

第一回 李圈郎少林学艺 营防口力斗疯牛

立秋已经三天了，天气仍然酷热得要命。虽然已是吃过晚饭之时，人们还不得不搬起矮凳，拿起蒲扇，扯儿拉女地跑到屋外，到自己认为最凉爽的地方去躲暑。

空旷的野外，尽管说四周没有遮挡，却仍是没有一丝风。因明月挂在天际，便洒下一片昏黄的淡光，恰似给大地蒙上了一层鸭绒被，更使人们觉得有一股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忽然，不知在何处，也许是在附近的某个村庄吧，隐隐约约地飘来了几声清细的二胡声和南腔北调，那是很不及格的男高音独唱声。

几只喊不出名字的秋虫和几个尚未被热死的癞蛤蟆，也凑热闹地高叫着，真好似它们对这个闷热的秋夜还颇感兴趣，也特意地凑拢来共同联欢一般。

尤其显得多余的是，不知是谁家养的一只大公鸡，在这才仅仅是晚饭以后，人们尚没有睡觉之前，竟不知时辰地高叫起来。声音又是那么的高昂、雄壮和悠长。

夜，不但闷热，而且更显得嘈杂了。

真是烦死人。

从黑石关通往偃师的大道上，呱哩呱嗒地蹿来一骑快马，风驰电掣，好似脱了弦的利箭。

这马上的人，赤红脸膛，浓眉圆目，膀宽腰粗，足有七尺以上身材。只见他独发辫盘旋头顶，天庭处热汗双颊并流，珠红顶子倒挂脑后，五

品战袍敞胸露怀。又见他，弯腰弓身紧催马，屈腿猛踩足下蹬，好一副十万火急，又怪路遥责马迟的莽汉形象。

这难道是一个突围的将校？还是一个星夜赶路，而未达驿站的信差？

都不是，这就是远近闻名，外号“搬倒牛”，家住偃师县史家湾的李大圈。

李大圈，乃江湖艺人，别号“仁义郎君”，李天宝之独生子是也。

大圈自幼随父习棒弄杖，只练得一身拳脚功夫。不幸在九岁时，因练拳脚，误伤了左臂，筋断骨折，疼痛难忍。李父天宝见子遭厄，心似火燎，四方投治，百药无效。后经邻村一老翁介绍说：“登封县有一世医韩天庆，善治跌打损伤。”于是，李父便背负大圈，不畏艰辛地直奔登封而去。

哪知途行半道，因一路劳累致使大圈病情恶化。只见他口吐白沫，双目上翻，四肢颤抖，生命垂危。圈父见子欲生不能，欲救无法，一时急得手脚无措，便只有对天呼叫，嚎啕大哭……

也是大圈命不该绝，自有苍天庇护。李父天宝正在无奈之际，只见从山梁的小道上，慢悠悠地走来一位身披袈裟，手提小筐的僧人。

李父一见大喜，急唤：“师傅救命！”

那僧人不慌不忙地走近前来，只看了一眼大圈的气色，便从怀中取出几根银针，急速地刺向大圈的脑后。

须臾，大圈便恢复了常态，燃眉的危难解除了。遵照僧人的吩咐，李父将患病的大圈背进了距此不远的少林寺。

在少林寺老僧的耐心治疗和看护下，大圈恢复很快。月余，大圈便能下床行动了。

大圈年少有志遇良机。当他能自由行动的同时，他便很快地意识到：他已经有月余没有练拳了。

“曲不练口生，拳不练手生。”父亲平时的教导又响彻在他的耳际。于是，他便寻找了一块平地，踢、跳、蹦、打地又练起了拳来。

谁知他的这一行动，却被正在庭院中散步的老僧发现了。老僧自言道：“咦！想不到这童子还有这么一手不算很差的拳脚呢！嗯——对，在他伤好以后，我何不专门地调教于他，并再传授他几套少林功夫，使他能步入武林，以壮我中华武林之后呢！好，就当如此，善哉，善哉！”于是，在少林老僧的心中，便迅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收徒计划来。

两个月后，在少林寺的迎宾殿中，盘坐蒲团的少林老僧，打坐在一旁，对专程前来接儿返里的李天宝说：“令郎今已康复，本该让他随施主而去，可是施主当初在菩萨身前许下的‘宏愿’不知在何时……”

“这……”李天宝欲答又止。原来天宝当初送儿前来救治时，曾在菩萨像前许下大愿，愿词说：“愿菩萨大慈大悲，救灾救难，若把我儿救活，脱却苦海，愿舍我儿于宝刹劳役三年。佛前铭心，决无戏言，若有反悔，欺佛便为欺天，则不出三日必吐血而亡。阿弥陀佛！俗愚野民，史家湾村李天宝立愿。”随之，天宝对老僧躬身施礼道：“哎！我堂堂七尺男子，岂能言而无信，自食其果？况且，我又是在佛前许愿。”说到此略停，继而接着说：“师傅尽管放心，凡俗出言必行，绝不反悔，自今日起我便把儿留于宝刹，任凭师傅随时差用，凡俗决无他言。但唯恐愚子年少性野，缺少教养，如惊扰师傅，李某吾于心不安。”

老僧圆话客套道：“施主不必客套。你儿今日留于敝寺，乃前生缘法所定，也是你我对菩萨的一片诚心，想来佛光自有照应。我与施主需要说明的是，令郎今留敝寺并非三年，而是五载，不知施主肯割舍否？”

“师傅——”圈父似乎有些着急了：“我当初的许愿是——”

“三年。”老僧极为平静地回答。“施主不可急躁，不过贫僧看令郎相貌敦厚，德善并存，天庭饱满，地颌方圆，看来，日后在武行之中必有一席之地。因此，贫僧意欲多留令郎两载，善施调教，使其在武功上有所造就，到那时嘛……”老僧云中藏峰般地收住了话语。

且说天宝这条汉子，乃是一个学问不深的武夫。他深知自己没有能耐，也没有条件去供养自己的儿子学文，于是便横下心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教习自己儿子的学武之上。由于自己是一个无门无师的“独

派武夫”，在武略上没有多深的造诣，所以，他便只怨恨自己武功的浅薄，没有更多的“本事”传给儿子。故而，他早就想给儿子找一个武林高手，使儿子能学到一些“真本事”，也好以武功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哪知，他望穿双目，心血操尽，也未曾访得个武林高手。于是便只好作罢，且待以后再说。

不想今日，听了老僧之言，略加思索，心中大喜。老僧既主动收徒，况且又是名扬九州的少林高僧，这已是我这个平庸之辈所求之不得的了，我李天宝还有什么不悦的呢？又有何忧虑哉？想到此，天宝急忙站起，面对老僧施礼道：“师傅既有此意，此乃我李门之前生造化，凡俗谢恩恨晚，又岂有不遵之理，怎奈愚子生性笨拙，恐侮宝刹及尊师名声。”

老僧微笑着站起来说：“施主既已应允，就不必再客套了。”于是，李天宝燃香净手，正跪佛前，开始了“还愿”大礼。

五年后，李大圈从少林寺愿满返里，庄中人少不了一番庆贺。此为后话，此处无须细述。

常言说：“学艺三年，定命一生。”自从李大圈埋头少林苦心学艺，酷暑寒冬坚持了五个春秋。再加上他本人聪明好学，时至今日，这个平日看来少言寡语的腼腆小伙，便真正地学就了通身的武艺，名副其实的成为一个武林高手了。

农历正月二十三，是营防口镇一年一度的古庙会。自古以来，当地人都把这一日看得比春节还要重要。庙会的前几天，这里的各家各户都纷纷地到外庄外村，接来了外公、外婆、姑姑、舅舅等亲戚。并且他们又如忙年食一样，连日赶夜地做出最拿手的油、肉、面等可口食品，绰绰有余的足够能吃上几日，使亲人们充分地享受这个节外佳期的快乐。

到了正月二十二，你瞧吧，这个平时甚为幽静的乡间小镇，处处充满了赶大集才有的古朴味，竟一反常态地热闹起来。只见小镇通向四方的大路上，人流簇拥，川流不息，竟像长江波涛不断头似的，齐向这偏僻小镇涌来。在庞大的人流中，有推车的，有挑担的，有补铁锅的，有卖蒜的；有说书、唱戏、变戏法、卖艺的；还有钉秤、卖油、换鸡蛋、

耍猴的……总之，五花八门的，七十二行样样都有。他们说着、笑着、比划着、嘻闹着，挤过前边的人缝，急匆匆地向前赶。他们好似在竞走，唯恐落后一步，只怕抢不到摆摊的好地盘。

要说热闹，那就算二十二的夜晚了。这夜晚，小镇的大小客店、干店、地铺、大车店等，都统统地住满了客人，就连住宅稍微宽绰一些的村民家里，都把眼下暂时住不着的房子腾出来，住上远道而来的客商。营防口小镇的人口，一下子猛然增了百十倍，你说，这咋会不热闹呢！

正月二十三，营防口的早晨好象来得格外早，虽然还是繁星密布的子夜，但是整个镇子却破格地沸腾了。公鸡尚未报晓，村中的守夜狗却一传十，十传百地叫了起来。大概是这种叫声太大了吧，竟惊醒了栖在架上酣睡的公鸡。哈哈，这一下算热闹了，狗叫鸡鸣声，户家开门的吱呀声，水井上的辘轳吱扭声，起早老人的咳嗽声，戏班里小生们的练腔声，卖饭小贩的劈柴声和“呼喳，呼喳”地生火的拉风箱声，来了一个多重声大合奏。

这些来自各个角落，忽高忽低的复杂音谱，伴和着那些时紧时缓，长短不一的各种音节，组成了一支紧凑而又合拍的“庙会前奏曲”，迎接即将来临，更加喧嚣的黎明。

天，终于亮了，营防口小镇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

早饭后，李大圈受村中同龄人的邀请，说说笑笑地向会场走去。

你瞧吧，今日来的全是附近村庄的人，有背着钱裕、噙着烟袋，急急而行的老汉；有一步三扭、脚跟不稳的小脚老太太；还有说话带着动作，简直像“打路拳”的小伙子，以及爱钻挤人缝的小孩子。那些老太太们口若悬河，不停嘴地相互说笑着。虽然她们已是佝人只有两颗牙齿的老者，说话跑风，吐字不清，似懂非懂，让人听了好似猜谜。但是她们却好像挺欣赏自己发音的准确，仍然你说我接，我问你答地交谈。她们这些无拘无束的畅谈，却意外地招来了不少路人的关注和发笑，然而这些久经沧桑的老太太们却很在乎“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尚往来，老太太们立即回敬“目光的来犯者”的，却是一阵“咯咯咯”地大笑。

看吧，年轻的小伙子们，一边走一边在舞拳弄臂地交谈着。大姑娘们，在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并不时地掏出手帕，捂住小口，羞怯地发出几声银铃般的轻笑。一群顽皮的小家伙，在那潮涌般的人流中钻来钻去，打闹嘻闹。有些在行人群间钻过来躲过去，而逃脱追逐者，因跑得太猛收不住脚，竟狠狠地撞在行人的屁股上。被撞者回过身来抓他，可那家伙早已又钻到另外的人堆中去了。

大圈尚未进入会场，但那喧闹、杂乱无章的叫卖声，却早已接二连三地频频传来：

“豆腐啰，雪白的，千层大豆腐啰！”

“来啊，美味的可口小吃，利口开胃，纯冰糖满蘸的山楂葫芦。”

“奴为你大街头上算过卦，奴为你夜半三更……”忽然，几声柔调细腔的粉面花旦嗓音传来，又激起许多人的特别兴趣，于是他们便匆忙地向着会场里边挤去。

李大圈随着人流挤进会场，嗨！这眼前的景象，简直就似沸腾的人海。人海中那黑、白、绿、红的各色各样之服装，混杂在一起，组成一个五颜六色、千变万化的世界。这哪里是个庙会啊？简直是一架巨型的，包罗万象的万花筒，在不停地变幻着它神秘莫测的新花样。

“相公爷，”大圈正在遐想，被身旁的一个小贩叫住了：“吃碗粉汤吧，上好的绿豆粉丝做成，有葱花、虾仁、辣子油，随吃随放，不收小费。”卖汤人边擦桌子边热情地招呼着。

“谢谢你，老大爷，我刚用过早饭。”大圈忙回之以礼。

“大相公，买一双吧，这是苏州府才来的练武靴，样子好看，轻便结实，物美价廉，可平步登天。”一个手捧靴子的小老头，满面笑容地奉迎着大圈说。

“谢谢你，我最近才买了一双。”大圈对他微笑着点了点头，便又向前面走去。

在路侧的一棵枣树杈上，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木制招牌，上刻“四川老窖，方便小菜”八个大字，字体苍劲古朴。树下只站着一位肥头大

耳的壮年汉子，只见他满脸油光的双腮上，黑乎乎长满了一片卷曲的络腮胡子。此人口大唇厚，话音就像撞钟擂鼓，恰似那古戏中大闹五台山的鲁智深。

“喝酒啖，十足的川酒，川味绝菜，美味可口啰！”卖酒汉粗声大气地高喊着，那声音暂时地压灭了周围的所有声响。在一圆桌旁，一瘦一胖俩顾客欣然对酌，恰又像《水浒传》中的陆虞侯和高衙内。又见瘦者极少饮酒，只是弯腰弓脊频频给胖子斟酒；那胖子呢，毫不谦让地只顾自己大吃大喝，好像根本就没有那瘦子存在一样。

须臾，胖子大概已是酒足饭饱了吧，只见他把面前的菜盘猛地一推，接着，用他那胖得像肿了似的手背在嘴上一抹，又响亮地打了两个饱嗝，便拍着瘦子的肩头，把口凑近对方的耳朵边咕咕哝哝地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随之皮笑肉不笑地强笑了起来。那笑声是那么的粗野与放荡，不但把夹杂着食渣的唾沫喷了瘦子一脸，而且，又惊动了许多逛会的人们。

可大圈哪有兴趣去欣赏这乏味而又庸俗的场景，他正准备向一个唱洋片的小摊走去。忽然，被同村同辈，也来赶会的史小三拉住了，说：“大圈，快去看哪，马老干又来这儿打拳了，快走，快走！”

大圈再问：“马老干是谁？”

“对，就是俺经常对你说的，小李村的那个马老头，又干又瘦。”史小三一边说着，一边不容置辩地拉了大圈就走。

“老伯老叔，老兄老弟，众位先生……”马老干在人围中称呼着。

什么马老头，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四十挂零的汉子。也许是久串江湖，饱经风霜的缘故吧，其面相也倒像个老头。

“小弟姓马，名常青，自幼丧父，日月难度，因而飘泊江湖，四海为家……”马常青口若悬河不停地介绍着：“小弟今到此地，暂借贵方一席宝地，给众位蹦上几套，练上几手。但因本人功底太浅，功夫不够，自然难免手脚失误，当众出丑，所以，深望众位老师包涵。”

马常青双手抱拳施礼，滔滔不绝地继续说着：“常言道：‘三人行必有我师’，小弟今日献丑，在场的都是我的老师。所以，现在我特向众位

老师见礼。”马常青真的低头躬腰，当众施起四方礼后说，“望众位老师多多包涵！”

礼毕，马常青用脚尖往地上的枪腰下一挑，那支红缨长矛便拔地而起，飞向丈余高的天空。当长矛从空中落下时，那老马却不用双手去接，而只用他那伸长的颈部接住枪腰。紧接着他又将头一摆，嗨，奇了，这只长矛竟绕着老马的光头飞速地转了起来……陡然间，长矛又猛地飞了起来，这一次才落在了他的手中。接着，长矛又围绕着马常青的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快速地翻飞旋转，那速度可以说是水泼不进，箭射不入。

“哗……”在场的观众齐声地鼓起掌来。

马常青放下长矛，很有礼貌地抱拳施礼道：“献丑，献丑！”他谦虚地微笑着，又提起插在地上的双刀。双刀又舞起来了，其猛似暴雨，快如闪电，只见日光照着刀光，刀光迎着日光，恰似有万条金龙，缠绕在表演者的前后左右。马常青一会儿高腿跳起，一会儿又卧地翻滚，而那无数条刀光飞影，也上下左右紧围着舞刀人翻飞，真是精彩极了。

“好！”“好！”“真实功夫不欠！”……观众接连不停地称赞着。

“好？好个屁！”一个细微的声音传了过来。大圈侧头望过去，原来正是拉他前来看拳的史小三在嘟哝。大圈习惯地查看了一下周围观众的动静，当他没有发现有人对史小三的话注意时，这才狠狠地瞪了小三一眼，示意他不许胡说。哪知，这个不懂事的史小三不但毫无知觉，反而竟又把嘴巴靠近大圈的耳朵说，“他舞得算个球！我看你一个可打他十来个。干脆，你现在就闯进去，打他一个人仰马翻。”

“你……”大圈简直气炸了肺，“你尽胡说是啥呀！”

“哈！依我看，你还是进去吧。”小三仍不明白大圈的意思，说着就要动手推大圈了。

大圈将手一背，便捏住小三的手腕，挤挤扛扛地退出了人群。

这下子可算真难为小三了，只见他弯下腰用另一只手吃力地掰开大圈紧捏着自己的手，一边揉着被大圈松开的手腕，一边委屈地责怪着：“大——大圈兄弟，你怎么……”

“我咋啦？”大圈严厉地看着小三说，“就凭你这两下子，一扯三叫唤的，敢和人家打哪！”

“我，我哪能行啊！”史小三自认为力欠劲乏地说。

“不行！即然能行，也决不可那样做。”大圈斩钉截铁地说，“天气这么冷，老马却脱了一个光脊梁。你说说，他难道就不怕冷吗？他这是图个啥？”

“哪……”史小三被问愣啦。

忽然，人圈中又传来马常青的声音：“诸位，常言说‘没君子不养艺人’，望众人念起我上有七十岁老母，下有妻室儿女，有钱的帮个钱场，有馍的帮个馍场，好使俺养家孝母，度过这断粮之日。”

大圈耐心地对小三说：“你听听，他偌大年岁，夏受酷暑烈日暴晒，冬挨严寒风雪冻侵，受苦受罪，忍饥挨饿，还不是为了养家孝母。”大圈略停一下，不厌其烦，以理推导地又向小三讲说，“我若听着你的，去和他对拳，就算咱胜了，咱又算得了什么英雄？尽管说咱逞了强，却打破了他的饭碗。他的老娘、妻小，是你史小三替他养活？还是我去替他养活？”

“叮当，叮当……”向卖艺人铜锣里丢铜钱的响声频频传出。接着又传出马常青不停口“谢谢！谢谢！”的致谢声。

大圈下意识地也从囊中摸出三枚铜板，隔着已经稀稀落落的人群，抛进到马常青双手持着的铜锣里。

“我的猴儿精，我的猴儿能，为偷仙果拖下天庭，花果山上自封美猴王，齐天大圣有威名……”一个没牙的瘦老头捏着嗓子，牵着一只穿红挂绿的小猴，一边在打着圆场，一边尖声细调地怪叫着：“来！翻上一个筋斗，好！好！再翻一个！”

大圈认为这种玩艺太无聊，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不停步地走开了。

“老爷、奶奶、先生、太太，积福行善，舍财积德，请可怜可怜我这个少儿没女，无依无靠的瞎子吧。”几声凄楚微弱的哀叫，随着拥挤的人群传了过来。这是一个痿地而靠坐着的瞎老汉，观年纪有七十开外。

他那堆满皱纹的脸上，大概是因为缺少决定着一个人精神状态的双目吧，却显得那样呆板、麻木和没有表情。不听其语，尚能证明他仍是一个活人的唯一根据，就算是他那两片正在不停抖动着的焦唇了。他声嘶力竭地哀叹，哭诉着苍天对他的不平待遇。他的眼泪流尽了，那凄凉的身世换来人们极大同情，换来了他面前地上扔着的十几枚铜钱和几个馒头。

李大圈微皱双眉，在自己口袋中竭力地搜索着。摸呀摸，摸遍了，却是囊空如洗。无奈，他只好在瞎老头面前蹲下去，帮老头捡起滚得较远的铜钱，小心翼翼地递到老人的手里。

忽然，几声凄厉高亢的惨叫扰乱了这喧闹的会场。大圈站起身，向着惨叫的方向望去。刚才还被人流塞得满满的通道，却猛然一下子闪开了，人们像逃避猛虎似地纷纷向两侧飞奔。有些老人被撞倒，小孩被踩在人们的脚下，大道上稀稀拉拉丢弃有人们逃奔遗下的包袱、杂物，或刚刚买的日用品等。有些饭摊被挤倒了，倾锅亮灶；有些货摊任人踩踏；那酒摊上的“鲁智深”已不见了，大概又上五台山了吧？惟见“陆虞侯”和“高衙内”，却分别钻在桌子下“嗦嗦”发抖。小贩的叫卖声，姑娘们的说笑声，玩猴者的逗趣声，均听不见了。而那小孩的哭叫声，妇女的叫街声，和被撞伤者的呻吟声，不绝于耳。

大圈像古庙中的泥塑金刚一般，直挺挺地立在那里，注视着眼前的一片残景。猛然间，偌大的一头疯牛，也许是一头惊牛，四蹄腾空，摇头摆尾地闯了过来。

“噢，我说哪，原来是这野畜牲在作怪啊！好！你就过来吧。”大圈已暗暗地作好了准备，并想道，“啊，这小子竟敢如此胆大包天。明明知道我牛王爷在此，还敢胡闯八闯。俺今天一定叫你领教一下牛魔王第一百七十八代孙，我牛王爷的厉害！”

这头疯牛狠狠地瞪了大圈一眼，把头迅速低下，用牠状如尖刀的双角对准大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急急地冲了过来。

大圈见疯牛来势凶猛，急闪身，使了个“黄雀戏饿鹰”的招数，把疯牛让了过去。使这头发狂妄为的牲畜，差一点撞到烤羊肉家熊熊燃烧